



琴声如诉

【法】

玛格丽特·杜拉

王道乾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馆

● 琴 声 如 诉

●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法〕玛格丽特·杜拉

王 道 乾 译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Marguerite Duras
Moderato cantabile
L'après-midi de Monsieur Andesmas

根据巴黎子夜出版社1958年版、加利玛出版社1962年版译出

琴声如诉

〔法〕玛格丽特·杜拉

王道乾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插页1 字数112,000 印数00,001—47,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265

定价：0.41元

4.5071
15

内 容 提 要

玛格丽特·杜拉是闻名于世界的法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琴声如诉》是她的代表作。作品写的是一家企业经理的妻子安娜因偶然目睹了发生在咖啡馆的一桩情杀案：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了他所爱的女人。安娜由此向往那种“只有在死亡中才可以得到的绝对的爱情”，而正当安娜欲以一试之时，猝然猛醒，于是便结束了一场正在发展中的事实上是并不可能的爱情。《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是写一个夏季的午后，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在山上新为爱女购置的房产前静候工程承包人到来的仅几个小时的情绪变幻，通篇渗透着一种无限的“惆怅”，写出了一个活够了的私有者所面临的布满阴影的前景。

“琴谱上写的两个字，你念念看？”钢琴女教师说。

“Moderato cantabile，”小孩回答。

老师听小孩这样回答，拿铅笔在琴键上点了一点。小孩一动不动，转过头来仍然看着他的乐谱。

“Moderato cantabile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坐在离他们三米远的一个女人，叹了一口气。

“Moderato cantabile 是什么意思，你真不知道？”老师又问。

小孩不回答。老师又拿铅笔敲了一下琴键，无能为力地叫了一声，声音是抑制住的。小孩连眉毛也一动不动。老师转过身来，说：

“戴巴莱斯特太太，您看这孩子。”

安娜·戴巴莱斯特太太又叹了一口气。

“您这是对谁说的呀，”她说道。

小孩仍然不动，眼睛低低垂下，独自在想：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想到这里，他有点打颤。

“上次我给你说过，上上次也告诉过你，我给你讲过有

一百遍，你肯定是不知道？”

小孩认为还是不回答为好。老师把她面前这个对象再次打量了一下。她更加生气了。

“又来了，又来了，”安娜·戴巴莱斯特悄声说。

“明摆着嘛，”教师继续说，“明摆着嘛，就是不肯回答。”

安娜·戴巴莱斯特也把孩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只是方式和教师有所不同。

“你快说呀，”教师尖声叫起来。

小孩丝毫没有感到吃惊的表示。他不出声，始终不回答。教师第三次敲打琴键，用力太猛，铅笔敲断了。就在小孩两只手的旁边。小孩圆滚滚的两只小手，还是乳白色的，就象含苞待放的花蕾一样。小手紧紧攥在一起，一动不动。

“真是一个难弄的孩子。”安娜·戴巴莱斯特说这句话，并非不带有某种胆怯气馁的意味。

小孩听到这句话，转过脸去看了她一眼，他这动作极快，只要看到她在也就放心了，时间不过是转瞬之间。随后，他又恢复他那作为一个对象的姿态，眼睛看着琴谱。他的手仍然紧紧捏在一起。

“我才不想知道他是不是难弄，戴巴莱斯特太太，”女教师说。“不管难弄不难弄，总该听话呀，否则，那怎么行？”

她这些话讲过之后，从敞开的窗口，大海的声响一涌而入。微弱的市声同时也涌进窗来。全城这时正处在这春天下午最好的时刻。

“最后一次问你，你是不是一定不知道？”

一条小快艇出现在打开的窗口上，在缓缓移动。小孩本已转过脸去看琴谱，微微动了一下——只有他母亲察觉到他动了一下。小艇弄得他心神不安。低沉的马达声全城都可以听到。这里游艇是难得看到的。晚霞把整个天空染成了红色。一些小孩站在码头上眺望着大海。

“当真，最后一次问你，你肯定是不知道？”

小快艇还在窗前移动着。

小孩是这样固执，教师不禁为之震惊。她的怒气也退下来了，本来她采取某种动作是可以强使这个小孩开口回答的，可是小孩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竟弄得她灰心丧气，一时间她只觉自己的命运是这样荒凉无告。

“干这一行，干这一行，算是什么职业哟。”她苦苦叹息着。

安娜·戴巴莱斯特也不说话，只是稍稍俯下头，似乎是在表示同感。

小快艇终于在窗框之间滑过去看不见了。小孩默不出声，潮声显得更响，而且无处不在。

“Moderato是什么意思？”

小孩张开他的小手，伸到小腿上，轻轻搔了一下。他这个动作是无意的、轻快的，对这样一个动作大概老师也是无从责备的。

“我不知道，”搔过痒之后，他这样回答。

落日的光辉这时一下变得五彩缤纷，十分耀眼，这小孩的金黄色头发也发出异样的色调。

“并不难嘛，”女教师说，她的态度比较平静了一些。

她拿出手帕擦鼻涕，擦了很久。

“看我这孩子哟，”安娜·戴巴莱斯特满心欢喜地说，“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倔强的孩子……”

女教师认为指摘这种骄傲情绪似乎也可以不必。

她已经被压倒了。她对小孩说：“已经告诉你一百遍了，*moderato*是中速的意思，*cantabile*，象唱歌那样，象唱歌那样的中板。”

“象唱歌那样的中板，”小孩说，完全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教师转过身来。

“噢呀，我真可以向您发誓。”

“可怕，可怕，”安娜·戴巴莱斯特笑着说，“固执得象一只山羊，可怕，可怕。”

“再讲一遍，”女教师说。

小孩不出声。

“我说，再重复一遍。”

小孩仍然不动。在这固执的沉默中，海潮的声响又在耳边响起来。天上的晚霞在最后一次迸发中也变得更加浓重。

小孩说：“我不要学钢琴。”

在大楼下面街上，传来一个女人呼叫声。这悠长的叫声一直传到楼上，把海潮的声音打断。紧接着，叫声突然中断。

“这是怎么回事？”小孩叫道。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女教师说。

海潮声又在耳边回荡。晚霞开始变得灰暗。

“没什么，没有事，”安娜·戴巴莱斯特说。

她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往钢琴那边走去。

“真是神经过敏，”女教师不以为然地看着他们这样说。

安娜·戴巴莱斯特抱住孩子的肩膀，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弄得他很痛，几乎是在喊着：

“要学琴，要学，一定要学。”

小孩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因为害怕，在发抖。

“我不喜欢钢琴，”他喃喃地说。

这时，继最初那一声叫喊，又有各种各样的叫声传来。人声嘈杂，证明刚刚的确发生了什么事。钢琴课还在继续。

安娜·戴巴莱斯特不停地说：“应该学琴，应该学，要学。”

女教师摇着头，对这种温情很不以为然。暮色开始掠过海面。天空上的色彩渐渐变得灰暗。只有西边天际还有一抹红色。那红色也在逐渐消褪。

“为什么？”小孩问。

“亲爱的，音乐……”

小孩从容地等了一会儿，他想要理解，但是他弄不懂，不过，他还是接受了。

“好吧。可是下边是谁在叫？”

女教师说：“我在等着。”

小孩开始弹琴。在窗下，在码头上，人声嘈杂。但是琴声掩过了下面人群乱纷纷的闹声。

“您看，您看，”安娜·戴巴莱斯特愉快地说，“弹起来了，弹起来了。”

“只要他愿意，他是可以弹得好的，”女教师说。

小孩把一段小奏鸣曲弹完。乐声一停，楼下的喧闹声又涌进房间，那声音是无法抗拒的。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小孩又问。

“再弹一遍，”教师对他说。“不要忘记：Moderato cantabile，就好像是谁给你唱一支催眠曲一样，记住就行。”

安娜·戴巴莱斯特说：“我是从来不给他唱的。今天晚上他会要我唱，他总有办法弄得我非唱不可。”

教师无意去听她。小孩开始再弹迪阿贝利^①的小奏鸣曲。

教师大声说：“降b小调，你总是忘记。”

男男女女急切杂乱的闹声愈来愈大，从下面码头直往上冲。好象是讲着同一件事情，但听不真切。钢琴不顾一切地弹下去。这一回是这位女教师坚持不下去了，她中途打断，叫道：

“停下来，停下来。”

小孩住手不弹。女教师侧过身去对安娜·戴巴莱斯特说：

“真的，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三人一起走到窗前。在下面码头的左侧，离开大楼有二十米远，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围着一大群人。附近几条

^① 迪阿贝利 (Diabelli, 1781—1858)，奥地利作曲家。

街上还有人跑来，人很多，团团围在咖啡馆门前一群人的四周。所有的人都在往咖啡馆里面张望。

女教师说：“噢呀，这个地区……”她又回过身去，抓住小男孩的胳膊，“快，快去再弹一遍，最后一遍，在刚才停下来的地方接下去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弹你的曲子去。”

小孩弹琴。他按照刚才那样的节奏继续弹下去。这一课快要结束了。他按照要求把象唱歌那样的中板很细致地继续弹下去。

“照这样听话，我倒觉得有点讨厌了，”安娜·戴巴莱斯特说。“您看，我究竟想要怎么样我自己也不清楚。真是活受罪。”

小孩继续弹琴，弹得很好。

“戴巴莱斯特太太，您看您给他的是什么教育，”女教师讲出这样的看法，心情似乎是愉快的。

这时，小孩不弹了。

“你为什么停下来？”

“我以为……”

他只好按照要求，继续把小奏鸣曲弹下去。下面嗡嗡人声愈来愈吵，即使在大楼上面，吵闹声也变得很响，乐声也给掩盖下去了。

“降b小调，不要忘记，”女教师说，“不要搞错，这就对了，很好，是吧。”

小奏鸣曲在展开，扩大开来，又一次弹到最后一个和

弦。时间已经到了。女教师宣布今天上课到此结束。

她说：“戴巴莱斯特太太，您带这个孩子，将来可要遇到不少困难。我这是直率地对您说的。”

“已经够困难的了，他可把我磨死了。”

安娜·戴巴莱斯特低着头，两眼紧紧闭起，沉陷在某种永无休止的生儿育女的痛苦的微笑之中。在大楼下面，还有几声叫喊，还有一些现在可以听得清的呼唤声，说明下面发生的还不太清楚的事件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天就会弄清楚的，”女教师说。

小孩急忙奔到窗前。

“汽车开来了。”他说。

一大群人挤在咖啡馆进口两侧，人愈聚愈多；不过，从邻近街道涌出的人已经减少；一下有这么多人拥到一起来，是料想不到的。城里人口在增多。这时，人们突然散开，中间让出一条通道，让一辆运尸车开进去。车上下来三个人，进了咖啡馆。

有人说：“是警察。”

安娜·戴巴莱斯特问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给杀死了。是一个女人。”

她把孩子领到女教师吉罗小姐住的那座大楼的门廊前，叫他在这里等着，她自己又回到咖啡馆门前，钻到人群里面去，一直挤到最靠里的一排人那里，这些人一劬不动站在敞开的玻璃窗前正在往里面张望。在咖啡馆里面底部，在后厅

半明半暗的地方，有一个女人直僵僵躺在地上。还有一个男人，趴在那个女人的身上，抓住她的两肩，在静静地喊着那个女人。

“我的亲人啊。我亲爱的人啊。”

他脸转过来，看着这边正在看热闹的人，这时大家才看清他那两个眼睛。他的眼睛，除了表现出对这个世界、对他的欲望被粉碎但又不可能被毁灭、完全反常的表情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表情。警察走进咖啡馆。老板娘神色俨然地站在柜台边上，正在迎候。

“我催了你们三次了。”

“不幸的女人，”有人这样说。

“为什么？”安娜·戴巴莱斯特问。

“不清楚。”

那个男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就在那个直挺挺躺在那里的女人身上滚来滚去。一个警官抓住他的手臂，一把把他拉起来。他也听任人家就这样把他拉起来。因为自尊心在他显然是已经不存在了。他那一直失神的眼光只顾盯着警官看。警官把他放开，从衣袋里取出记录簿、铅笔，问他姓名、身份。警官在等着。

“先不忙，用不着，我现在不回答问题，”那个男人说。

警官也不坚持，走过去找他的那些同事。他们坐在后厅最后一张台子上，正在向老板娘问话。

那个男人坐到死去的女人的身旁，抚摩她的头发，对她微笑。一个青年匆匆跑到咖啡馆门前，脖子上吊着一架照相

机，进去给那个坐在地上笑着的人拍照。镁光灯一闪之下，可以看出那女人年纪很轻，在她嘴上还有几条混乱交错的细细的血流，血还在往下流，那个男人吻过她，所以他脸上也有血迹。人群当中有人说：

“真叫人恶心，”他转身走开了。

那男人紧挨着女人又侧身躺下去，不过他只躺了一下，很快又坐起来，好象这样就已经把他弄得精疲力尽了。

“不要让他跑掉。”老板娘叫道。

那个男人坐起来，仅仅是为了更贴紧女尸再睡下去。他显然已经定定心心决意要这样待下去，他两臂又紧紧抱住女人，脸紧贴着她的脸，把脸埋在女人嘴里涔涔流出的血污之中。

警官根据老板娘的谈话作了笔录。然后这三位警官，面孔一律是极其厌恶的表情，朝着那个男人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走过去。

小孩很乖地坐在吉罗小姐大楼的门廊下，样子有点发呆。他还在哼着迪阿贝利的小奏鸣曲。

“没什么，好了，”安娜·戴巴莱斯特说，“现在该回家了。”

小孩跟着她走了。派来支援的警察这时开到——不过太晚了，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些警察刚刚走到咖啡馆门前，正好那个男人夹在警官中间从咖啡馆走出来。看热闹的人默默让开一条路，让他走过去。

“不是他喊的，”小孩说，“他，他没有喊。”

“不是他。别看了。”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那个男人顺从地一直走到运尸车前面。但是，就在运尸车前，他不声不响地反抗了一次，他从警官身边逃走，转身就往咖啡馆里拚命跑去。当他快要跑到咖啡馆的时候，咖啡馆已经关灯打烊。他马上收住脚步，又跟着警官折回，来到运尸车这里，爬上车去。这时，他也许哭了，不过天已经很暗，只能看到他血淋淋、哆哆嗦嗦、难看的面孔，是不是在流泪无法看清。

走在滨海大道上，安娜·戴巴莱斯特对小孩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记住。Moderato，意思就是中速，中板，Cantabile，意思是象唱歌那样。很容易嘛。”

二

第二天，在城区的另一头，工厂浓烟滚滚，他们母子二人每星期五都要到这一地区来的时间已经过了，这时，安娜·戴巴莱斯特才叫她的孩子：

“快走，快走。”

他们沿着滨海大道走着。在滨海大道上，已经有人在散步了，甚至还有几个去游泳的人。

小孩每天都跟着母亲到城里游逛，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不论带他到哪里去都行。可是，当他们走过第一道防波堤，来到第二拖船停泊港，这就到了吉罗小姐那座大楼那里，小

孩大吃一惊。

“为什么到这里来？”

“为什么不？”安娜·戴巴莱斯特说。“今天只是来散步。来呀。这里不行，那就到别处去。”

小孩总归听妈妈的，反正总是跟着她走。

她一直走进咖啡馆，来到柜台前。只有一个男人在这里，他正在看报。

“我要一杯酒。”

她的声音打颤。老板娘觉得奇怪，但很快又恢复常态。

“小孩呢？”

“他什么也不要。”

小孩说：“我想起来了，发出叫声，就是在这儿。”

小孩走到门口，来到阳光下，又走下台阶，跑到人行道上，不见了。

“天气很好，”老板娘说。

她见这个女人一直在发抖，就把眼睛避开去，不去看她。

“我渴了，”安娜·戴巴莱斯特说。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所以嘛。”

“我想再要一杯酒。”

老板娘见她抓着酒杯的那只手抖个不停，知道这件事不会象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就能弄清楚，只有等感情冲动过去之后，事情才会自然而然地解释明白。

事情发生得这么快，也是出乎她的意料的。安娜·戴巴莱斯特拿起第二杯酒一饮而尽。

她说：“我是路过这里。”

“是散步的时候嘛，”老板娘说。

那个男人放下他的报纸。

“正是，昨天，就在这个时候，我正好在吉罗小姐家里。”

她手的颤抖缓和下来。面部表情也差不多恢复正常。

“我认识您。”

“那是一桩罪案，”男人说。

安娜·戴巴莱斯特说了谎。

“我说呢……我一直弄不清，您看。”

“那当然。”

“当然，”老板娘说。“今天上午，到这里来的人就没有断过。”

小孩只用一只脚在外面人行道上跳来跳去在玩。

“吉罗小姐教我那个小鬼钢琴课。”

酒无疑起了作用，嗓音发颤也消失了。眼睛上渐渐充满着解脱以后的舒畅喜悦。

“他很象您，”老板娘说。

“都这么说，”笑得更爽朗了。

“眼睛象。”

“难说，”安娜·戴巴莱斯特说。“您看……带他出来散步，今天倒巧，找到这里来了。所以……”

“是一桩罪案，是的。”

安娜·戴巴莱斯特又说谎了：

“啊，说说看，我还不知道呢。”